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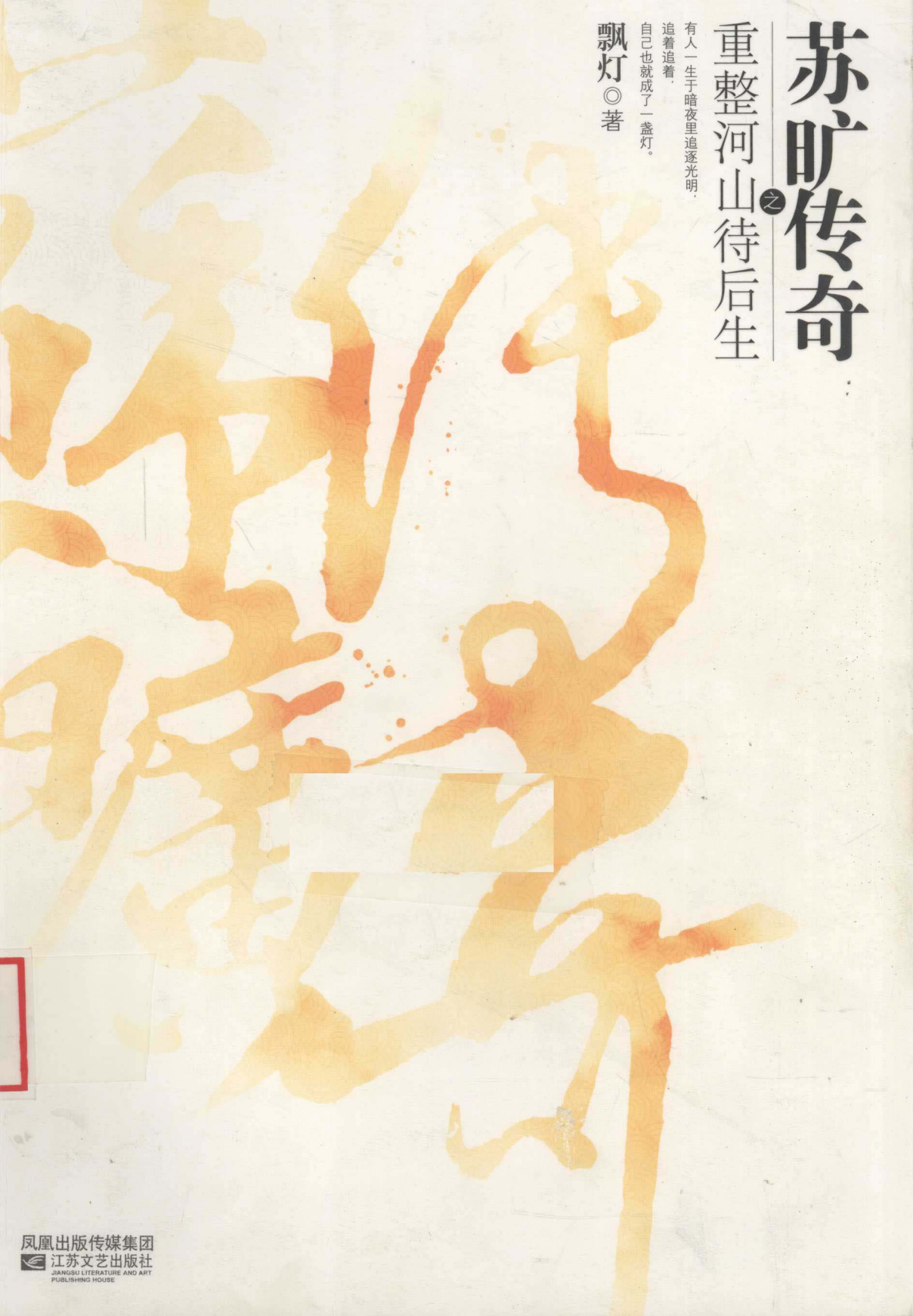
苏旷传奇

重整河山待后生

有人一生于暗夜里追逐光明，
追着追着

自己也成了一盏灯。

飘灯◎著



I247.5
P686

苏旷传奇

之
重整河山待后生

飘灯◎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旷传奇之重整河山待后生/飘灯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9. 7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279 - 8

I. 苏… II. 飘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9418 号

书 名 苏旷传奇之重整河山待后生
作 者 飘 灯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开
选题策划 古月珊
责任编辑 胡小河
文字编辑 橡 橡
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168 × 235 毫米 1/16
字 数 270 千字
印 张 22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,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279 - 8
定 价 25.00 元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外传一：永帆江湖/1

外传二：风雪夜归人/51

外传三：云南锋镝录/85

正传：重整河山诗后生/131

外传四：为妇之道/307

外传一：
永帆江湖

印子 澡堂里的诸君

向来千言倚马，声声道家国天下，
到如今只谈风月不言它。

风也，你也曾吹松涛怒，南山篱下，如今传争鸡斗狗语喧哗；
月也，你也曾照烽烟起，碧海银沙，如今化百花含露滴答答。
也罢，忍将锦绣年华都一泡，
整头面修脚，将书剑抛下，那箫声太戚戚还不速换琵琶？
温汤滑水，听一段江湖闲话。

但凡说书，必有开场；但凡开场，必要做出几分沧桑感喟的样子来。男女之事总要先离后合，天下之事总要先兴后亡，非如此，不足以尽兴。

这十几年来，柳二先生的开场白不知换了多少，但不论怎么换，“都一泡”三个字是少不了的。

这“都一泡”在扬州城里未必有多大名气，可是放眼江湖，却当得起“独一无二”四个字。江湖中人往来扬州，张口便是一句：“老泡怎么走？”看那个情形，澡堂的一池子温水，反倒比廿四桥明月、瘦西湖佳人更有名些。

江湖人哪，苦孩子没娘，那是说来话长。一个个的打小就冲进了滚刀堆里，一拳一脚地打出名号，说是快意恩仇，其实是仇多恩少处处是非。再加上门派纠葛、家族恩怨、朋友牵连，随便抓起个人来，身后都是一嘟噜一串的仇家，轻则打架斗殴，重则杀人偿命。这行走江湖的，有的是长年累月连个囫囵觉都睡不好的，更不用提刀上墙、剑归鞘、宽衣解带安心泡个热水澡了……

“以上便是我们老泡生意兴隆的原因。”

管事先生袁三正歪斜着身子，瞥着眼前那个半大小子谆谆教诲。

这些年来也不知怎么搞的，老板大开方便之门，许多好友纷纷把徒弟送了来，个个嘴上说得好听，什么“任凭使唤随意当差”，其实呢，还不是看中了老泡鱼龙

混杂又安全可靠，正适合那些老滑头把这种最难调教的小子送来开开眼界。

“明白了。”少年十三四岁年纪，面容清秀，笑容温和，手脚利落，除了话少了些，样样都好。

“嘿，乳臭未干的小子，还没开始想女人，自然不知道银子有多重要。”袁三吮了口茶，又把茶叶呸呸吐回杯中。这老狐狸一眼就看得出来，少年对他的话题并没有什么兴趣。

那少年忍不住眉头一皱，尽力毕恭毕敬：“袁三叔见笑了。”

袁三好像存心想要逗弄他一番：“唔，铁敖那家伙是不是跟你说，多做事，少说话，嘴巴放甜些，逢人喊声叔叔伯伯的攀个亲戚，等混熟了之后，自然知道些个咱们不轨的举动。到那时，嘿，正好报效国家，维护朝廷法度，把咱们这帮鱼龙混杂的一网打尽？”他说到后来，嗓门越压越低，摆出一副又凶狠又神秘的样子。

少年抬起波澜不惊的眼睛，轻轻笑了：“唔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”

青布门帘里，立即传出一阵哄笑声来。袁三好没面子，用力挥手：“出去出去出去！”

“是。”少年转身出门，轻轻巧巧地把门带上。

袁三打了个哈欠，站起身，回头做出结论：“老泡，这是谁家的徒弟？这小子倒懂事，就是太无趣了。”

“哦？都像你一样油嘴滑舌的才叫有趣？”都一泡的老板自然就是袁三口中的“老泡”。他整个身子似乎都伏在桌上，正和一个竹竿般高瘦的中年人商量着什么，一脸的全神贯注。他一边随口应付着袁三，一边手指轻叩着自言自语，“二弟，明天讲汪振衣大战霍瀛州那一段，一定要加上汪振衣焚香沐浴的段子，要说到细节——怎么雅致怎么说，怎么玄乎怎么说，要让大伙儿明白——这个汪振衣呢，本来要比霍瀛州稍稍逊了一筹，之所以能打平手，那是在咱们家洗过澡的缘故。”

“雅？”坐在他对面的中年男子慢吞吞地开了口，“怎么个雅法？”

“什么龙涎香，金丝楠竹的大桶，温泉水……嘿，就是咱们老泡后院的那一套呗。”老泡眨了眨眼睛。

“那只能叫做贵，不能叫做雅。”说书的男子抗议了。

“贵就是雅。”老泡敲了敲自己油亮的脑门儿，“不过是几百年来的读书人煞费苦心地花钱而已，想开了就好。”

“大哥，你是穷疯了么，什么事情都能拿到外头讲！二哥你也不劝劝他。”听着两个人若无其事地议论汪振衣与霍瀛州的一战，袁三脸上有点儿挂不住，“再则，

谁说汪振衣比霍瀛州逊了一筹，你瞧见了？”

“不过是说些闲话而已，老三，你还是放不下呵。”中年男子还是慢吞吞地起身，一对眼珠子骨碌碌向上一翻，立即成了个瞽目盲者的样子，伸手摸过竹竿来，抖抖地点着地，向外走去。

挑开青绸帘子，男子一步刚迈出去，笔直站在一边的少年就连忙伸手来扶：“先生小心门槛。”

老泡捂着肚子闷乐，袁三笑得打跌。

那男子摇摇头，无奈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”

少年回道：“回先生，袁三叔还没交代我去哪儿。”

中年男子笑了：“喊我二叔就好。不过小兄弟，你也真是……他不交代，你就不能问他？”

“等一等没关系的。”这少年安静得不像个十三四岁的孩子，他有一点儿孤独，但是不算阴暗，见柳二先生笑得温柔慈祥，立即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这小家伙！柳二先生心里微微一酸——保持距离的察言观色，这显然不是承欢父母膝下的娇儿会有的。他伸手，想要摸摸这孩子的脑袋，但明显感觉到少年的身体一阵紧绷。柳二先生收回手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苏旷。”少年眼里露出狐疑，问得小心翼翼，“二叔，你不是……瞎子？”

柳二先生长笑一声：“障眼法而已，那群明眼人总以为瞎子能看见更多的东西。来，跟我来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虎虎生风地向外走，手里的竹杖挥舞成一团青影。

“……柳衔杯，十六年前已经成名，以武功论，在岁寒三友中排第一。如果你有机会看见他出手，千万要仔细，他可能是世上最后一个会‘碧海卷银沙’身法的人了……”临行前师父的嘱托言犹在耳，苏旷一惊，连忙快步跟上：“二，柳二叔？我们这是去哪里？”

“你既然到了都一泡，总要感受一下浴池的精神才好。”柳二先生慢悠悠地道。

“澡堂也有精神？那岂不是茅坑也有理想了？”苏旷被逗笑了。

“这话你也就能对我说，你要是敢对大哥说，看他打断你的腿。”柳二先生瞪了他一眼，咳嗽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，“诸君哪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各位心里都得有那么一小块浴池。就算里头全是苦啊，累啊，委屈啊，难过啊，你也得抖擞精神，把它弄热乎了，哼首歌泡个澡，再站起来的时候就得轻轻松松的，该干吗干吗去。”

“这话是谁说的？”

“老泡说的。”柳二先生手一指，“也就是你的老板我的大哥。此人好为人师，平生最喜欢的就是指教别人。他将来要是说起这话，你千万要当是第一次听见的。喏，到了。”

“尊客请——里面兄弟动作快起来……”白雾蒙蒙处，迎门的伙计一声高叫，“哟，二先生！”

“这位小朋友叫苏旷，你们多亲近亲近，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”柳二先生指着苏旷介绍。

那伙计嘿嘿笑了起来：“老泡又拐人家小兄弟来白干活了。”

咦？这伙计对二当家的毕恭毕敬，对大当家的倒是亲昵无礼——苏旷心念一动。

“……老泡，也就是昔日的广陵公子况年来，书画双绝，文武全才，可惜二十四岁就退出江湖。唉，当今天下，多了个浴池老板，少了位领袖人才。可惜，可惜，可惜。”

唔……也没有那么可惜吧？苏旷跟着柳二先生入内，边走边想，其实他们好像……还是很快乐的呢。



千里横刀颜中望

当铁锅上的白气和运河上的薄雾遥相呼应之时，都一泡的伙计们纷纷起身劳作了。

大桶清水拖地，洗刷浴池，摆放盛衣的柳条筐，在活括竹筒里兑上皂荚水……晨风吹着湿漉漉的空气，让人愉悦清爽。在都一泡做工永远不会觉得乏味，因为谁也不知道，那千里浩荡的大运河会把谁送上门来。

“开饭，开饭！”袁三当家的亲力亲为，挑着大桶饭菜走了进来，一路喊着，“兄弟们来来，饱食战饭，然后干活！”

伙计们轰的一阵欢笑应和，纷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扔下手里的活计，围拢在长凳拼成的临时木桌前，啧啧称赞。

“三哥，就你这手艺，御膳房的师傅也比不上！”

“嘿哟，今儿有卤牛肉！”

“等等，等等，小苏呢？”

“出去练拳了吧？人家小伙子多勤奋哪——小苏，小苏，吃饭啦，过会儿牛肉就没了啊——哎哎，给人家留两块，半大的小子正长身体哪。”

苏旷赤着上身，一条牛犊短裤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大半，匆匆跑进来，到屋角拎了桶冷水当头泼下，扯下条布巾，边走边擦着脸上的水。他才不过十三四岁，还没有长成成年男子的身材，但结实灵活，未褪青涩的面孔上已经隐约透露出英气勃勃。他边跑边伸头看木桶里的饭菜——几块上好的牛肉还留在那儿——苏旷微笑起来：“谢谢各位大哥。”又特地冲袁三点点头，“谢谢三叔。”

在三位当家的里面，袁三是个神奇的存在，他好像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才一阵风似的出现，笑咪咪地看着大家吃完，然后立即消失。

两个多月了，苏旷有一半工夫是用来研究怎么和袁三叔相处的——不能不理他，也不能太管理他。袁三叔喜欢讽刺人几句，但没什么恶意，他好像天生就是那种嘴上长刺的人，不扎谁两下，心里不舒坦；但一旦真的伤了人，袁三反倒比谁都过意不去。当然，他身为当家的不好意思道歉，但第二天的菜色往往丰盛得让人大吃一惊。

这里多半都是年轻人，对一个好厨师的需求远远大过一位良师益友。比如桌子就曾经说过，只要每天能吃到袁三当家的做的卤牛肉，就算被他指着脊梁骂祖宗八代也没关系。

问题是，人家毕竟是当家的而不是厨子，送饭仅仅是一种爱好，雪泥鸿爪，率性而为。哪天他不乐意了，大家就得吃大厨房那毫无创意可言的饭菜。

苏旷的到来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

这个世界上，再也没有比沉默而聪慧的青涩少年更有趣的聊天对象了。于是大家吃得其乐融融，袁三当家的也跑得乐此不疲。

袁三捧着饭碗走过去：“小苏啊，初入江湖，何所见？何所思？”

苏旷悠然道：“观烟花三月之扬州，我心中有猛虎轻嗅蔷薇。”

袁三一巴掌抡在他脑门儿上：“我心中有流氓痛打你们这群文人。”

顿时哄堂大笑。

实在是无法接受袁三这样的大盗风格，苏旷紧紧抿着嘴唇，再也不多说一句。

他这一沉默，袁三反倒第一个不好意思起来：“小苏，嘿，你三叔这是跟你开玩笑来着，还不是因为拿你当自己人？”

两个月来不停地拿我逗乐，这就是自己人？苏旷摇头：“我想交的是朋友。”

“嗨！这可就为难喽。”袁三笑眯眯地看着他，“咱们这些个市井粗人，比不得彬彬有礼的君子，什么坐而论道的好朋友，你回京城找找吧，这儿怕是没有。”

“坐而论道？不是的。”苏旷眼里闪过一丝温暖而憧憬的光，“师父常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江湖上最有趣的就是能结交许多好兄弟，得意时可以喝彩，失意时为你拔刀……”

“得了得了。”袁三被逗乐了，“我算是明白铁大人怎么混到今天还是孤苦伶仃一个人了，就你们这世代相传的硬邦邦态度，不得罪人就挺好了。我说小苏啊，就算是买菜，还得出门讨价还价咧，你当交朋友是捡垃圾，东张西望伸手就来？什么一见如故肝胆相照，那根本就是——唉，罢了，我在你这个年纪，也是信的。”

苏旷瞪大了眼睛：“三叔，你现在，不信了么？”

袁三咽了口唾沫。让他在这样的年纪说一些真诚而朴素的话未免太为难了，但让他在某些答案上说谎，不仅为难，而且要命。他讪讪地笑起来：“少废话，干活干活！桌子，愣着干吗，放水！”

桌子欢快地答应一声，跳上大厅正中的木桌，拉动了手柄。

五六口大锅中的热水一起从大开的闸门中涌了出来，浴池中特有的蒸腾的雾气立即弥漫开来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“开张咯！尊客请——里面兄弟动作快起来——”迎门伙计一声招呼，今天的第一位客人上门了。

这人脑子没毛病吧？刚吃完早饭就来泡澡？

苏旷一溜儿小跑地去抓手巾，三步并作两步蹿到过道上，正要递上，就听见一个冰冷如刀锋的声音道：“不行。”

那个年轻人也不过二十三四岁，长脸，长身，长手长脚，腰畔还带了把长刀。他按着刀柄，摇头道：“我的刀，从不离身。”

“这位少侠，”桌子的绰号之所以叫桌子，意思是什么都能搁，性子随和。不肯解刀的客人他也见得多了，只赔笑，“您恐怕还不不清楚咱们老泡。在老泡您想干吗都行，但是进大池子一不能带刀，二不能带姑娘。您想，您一带刀，那别的客人也得带刀不是？这大家伙儿都带刀，稍微有个不痛快，还不得打起来？”

那位“少侠”坚决摇头：“我不管别人。”

桌子继续赔笑：“少侠您这可就难为我了……要不怎么着？您后院雅间请，爱带什么带什么，清静没人打扰。我们有金丝楠竹大桶，有……”

那位“少侠”这回连头都懒得摇：“我没钱。”

桌子一时词穷，只好苦笑：“那您……换一家得了。”

该少侠理直气壮：“其他家没开门。我要洗澡！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别的客人，你们让开！”

这未免过分了，饿极了抢粮食的还算常见，脏极了抢澡堂的，该大爷还真是破天荒第一位。老泡怎么说也是江湖上的混堂，开门做生意是一回事，规矩不能破是另一回事。

桌子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：“这位少侠，我们着确实是不方便让。您要是不嫌寒碜，我借您一桶热水，外头院子您冲冲得了。实在不行，河里水多着呢，万里长江作澡盆，多有气势。”

年轻人的脸色顿时白得可怕，他一把抓住桌子的衣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苏旷早在一边看得怒火中烧，忍不住开口讽刺：“他说，没钱就不要充大爷。”

“混账东西！”年轻人甩开桌子，反手抓着苏旷左手手腕就是一甩——这一招实在精巧迅猛，苏旷猝不及防，整个人被巨力带起，方向正是身后的大池子。

所有人都大惊失色——池子里还没加冷水，真扔进去还不得烫掉一层皮？

只是苏旷身在半空，硬生生拧转过腰，凌空变横为直，双足稳稳落地，整个人离水池才不过二尺。他又惊又怒：“被我说中，恼羞成怒？”

年轻人先是懊恼，又是惊讶，但很快面上再度寒冰一块：“久闻都一泡卧虎藏龙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“颜中望，”身后袁三早已不耐烦，“你既然要找事，我陪你走两路就是了，上手找个小孩子，真是英雄？”

“你认得我？”年轻人有点儿惊讶。

袁三笑了：“就算没听过朔望双侠，断月刀的名号，我还是知道的。”

千里横刀颜中望，旁若无人颜小朔——这一对兄妹，是近年来江湖上声名鹊起的新人。虽说他们还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已经有不少人认定三年内朔望双侠必定会名满天下——颜中望刀法已有小成，颜小朔的刀法一日千里，而双刀合璧的威力更是与日俱增。按理说，这个时候正是颜中望爱惜名誉的关头，他好端端地跑来闹什么事？

“无名小卒，岂敢在岁寒三友面前放肆？只是，若能领教袁三先生的二十四桥折梅手，倒也不虚此行。”颜中望微笑以对——江湖上不仅要比能耐，还要比眼力。人家一口气连人带刀叫破你的来历，你就不能傻不啦唧地回答“你谁啊，我不知道”。一般来说，敢开口“阁下何人，我从未听说过”的，基本已经做好血溅五步

的准备了。

苏旷还处于不知道谈资重要性的年龄，他慢慢地发觉江湖其实很小，所有人一打照面都互相认得。他只觉得大家都博闻广识，唯有自己是井底之蛙，除了几个顶尖人物，其余的都没听说过。他暗自决定，多去二先生的茶园听听书，将来也好“一口喝破”什么人的来历。

袁三已经和颜中望动上了手。

甫一交锋，二人都小心谨慎，颜中望的断月刀既未出鞘，袁三似乎也没有使出真功夫，但饶是如此，苏旷已经在暗自喝彩了。

他生平第一次见到有人出手如此飘逸潇洒——袁三再也不是那个圆滑市井的管事先生，轻柔处如花间拂露，刚硬处如罡风折木，出手的每一招不是切在颜中望力道未发之前，就是借势回转于他力道方尽之后。

颜中望显然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一柄乌金刀鞘格挡针刺，微落下风但也游刃有余，丝毫没有拔刀的意思。

叮叮叮叮，袁三左手如轮拨琵琶，四指轮流弹在颜中望刀鞘上。每弹一记，颜中望左臂似乎就微微震了一下，四记之后，他几乎拿捏不住刀鞘，右掌一探，便要拔刀。

袁三右手作提笔式，不轻不重地击在他的胸口：“颜大侠，你我只是口角之争，拔刀就不必了吧？”

苏旷眼尖，看见颜中望黑衣上已经濡湿一片，他立刻明白过来——颜中望早已受了重伤，被袁三这么一撞，伤口立刻迸裂开来。

这样的重伤，颜中望死活非要洗个澡，还真是不要命了。

——或许，洗一个澡对他来说，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？

颜中望输了一招也不多话，按着胸口，拔腿就向外走。苏旷却追上几步：“等等。”

“怎么？”颜中望好像恍然大悟，“是了，小兄弟，你也要指教几招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。”苏旷的脸一阵发烫，“你……你有银子买药没有？我，我有伤药。”

颜中望先是皱眉，然后低头，苦笑，伸手在苏旷肩头拍拍：“小兄弟，你宅心仁厚，日后不可如此待人。我，抱歉了。”

苏旷肩头上，赫然是一个血手印。

袁三点头赞许，但还是拉着苏旷：“小苏，不要多管闲事。”

苏旷咬咬嘴唇，又一次拉着颜中望：“你……你这么走不成，开个雅间吧，我，

我请你。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拼命向袁三使眼色，意思是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银子。

袁三想要阻止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还是叹了口气：“行了，大家干活吧。”

颜中望回头，看着苏旷急切甚至恳求的目光，缓缓点头：“谢了。”

“呵……”进入温水的刹那，颜中望痛得哼出声来。

他胸口的膻中穴上，不偏不倚嵌着一粒眼眸大小的木珠，木珠周遭的肌肤已经淤黑一片。膻中是人身气海的大穴，轻触即死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留下一条命来的。只是他好像已经不管不顾，扯着布巾擦着身子，双手每一动作，木珠周围立即就有淤血涌出。

“什么人？”颜中望忽然抬头，伸手紧紧握住了水下的刀柄。

“你不必这么紧张，”屏风外那人根本没有进来的意思，“老泡有老泡的规矩，既然让你进来了，自然就不会赶你出去。”

“是况先生？”颜中望略略缓了口气。

“我知道你的来头，也猜得出你的仇家。颜中望，今天的花销我请了，明日清晨，我希望你离开。”那人好像想起什么，声音里带了些笑意，“叫我老泡就好。我们兄弟三个，都不想再提过去那档子事了。”

“谢了，我明白。”颜中望第二次道谢。

老泡说完话就立即离开了。团花袍子，富贵不到头的员外巾，看上去果然就是个一团和气的当家老板。他怀里抱着一大捆卷轴，四下打量着显眼又合适的地方：“老三，这个挂这儿。”

那面大书“洗尽红尘”的手卷上，落款是昆仑剑派的掌门。接着一张张一幅幅，从中堂到尺方，尽是武林名宿的手迹。不多时，墙上已经没有空地了，袁三回头：“大哥，差不多了？”

老泡眼里露出恶狠狠的光：“挂上，一个不落全给我挂上！”

袁三失笑：“你这哪里是挂字画，根本就是贴符驱鬼吧？”

老泡撩袍子踢了他一脚：“凡事小心为上，这几十张符咒能不能镇住那群……哼哼，还两说着呢。去，把不相干的都给我摘了。喏，那个《张翰思鲈帖》，还有那个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。”

这真是怎一个焚琴煮鹤了得！江湖人任怎么附庸风雅，那手字毕竟上不得大台面。

老泡一边唉声叹气，一边用崆峒派掌门惨不忍睹的手迹替换了杨凝式的行书尺牍《韭花帖》。

那边袁三回头：“老泡，还差两个。”

老泡不耐烦起来：“这还用问？不能打的都撤了。”

两人好像都觉得有趣，相视哈哈而笑——无论如何，平安过了今日就好。

“三叔，泡叔。”苏旷跑了进来，冲着老泡袁三点点头，满脸兴奋得意，想要冲进颜中望的屋子。

袁三一把拉住他：“干什么去？”

“送药。”苏旷拍拍脑袋，“哦，对了，这是那个人的房钱，三叔你收着。”

他急急忙忙地从怀里摸出两锭银子，往袁三手心一搁，又急急忙忙地向前冲。

袁三第二次扯住他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：“你从哪儿弄的钱？”

苏旷笑笑，也不说话。

袁三怒极，一手打飞了苏旷手中的药匣子：“说！”

苏旷从未见过袁三发这样大的火，一时有些惴惴不安：“三……三叔，我做错了什么了吗？不是……不是有银子，他就可以留下来养伤了？”

“不必再问了。”老泡走过来，一手掀开苏旷腰上的衣服——右肋处有碗口大的淤青，显然是新伤。老泡目光也变得严峻起来，“你去运河舟撞了，是不是？你才多大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嗨，苏少侠做事真是有担当……嗯？我和你袁三叔缺你这十两银子了？”

苏旷眼里有灵光一动：“泡叔……是不是颜中望得罪了什么咱们惹不起的人物了？”

“罢了，你自己进去问吧。”袁三俯身捡起药匣子，拍进苏旷手心，声音提高了些，“小苏，人在江湖是要多交朋友，但也要记着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

苏旷点头，匆匆转过回廊，进了颜中望的屋子。

袁三一脸的不屑：“他脸皮还真是厚，我这么说居然都不出来。”

但苏旷已经远远地惊呼：“泡叔——三叔——快来！”

颜中望一条腿搭在桶外，整个人已经晕倒在热水中。苏旷若是再晚来半刻，恐怕他就要成为第一个淹死在澡盆里的江湖客了。

“地上有很大一片水……想必是他听见你说话，急怒攻心，要跳出木桶，反而一跤跌了回去。”老泡搭着颜中望的脉搏推测道。

颜中望伤得比想象中更重，俨然已是强弩之末，连区区一个木桶都挣扎不出来。

老泡回头看了看袁三：“放他进门还情有可原，毕竟客人给了银子，咱们要做生意。可若是给他治伤……若是给他治伤……娘的，老三、小苏，搭把手。”老泡发了狠一样，生怕再过片刻，自己就没有了决断的勇气。

袁三伸手抱起了颜中望，自嘲道：“我们哥儿仨真他妈的衰啊。”

“这粒是佛珠……少林？”苏旷连忙去拿白布、温水和伤药，又是惊叹又是兴奋，喃喃自语着。

少林，这两个字实在有太大的威慑力。

自从有江湖以来，从未有一个门派有少林那样的声望和地位。它不仅是权威和正统，也是武林的源头与滥觞。数百年来，少林几经风雨屹立如初，早已不是一人一时一事可以撼动比拟的。

近五十年来，少林群僧闭门修行，任由江湖传说日渐一日地将他们推上更高的神坛。即使是最轻狂倨傲的侠客，也从未想过要和少林为敌——这大概也就是颜中望的伤势拖到今天都无人敢下手医治的原因。

若是少林高僧动手伤他，那必然是有正当的原因。

“泡叔，我……”苏旷讷讷不能成言。

“不妨事，他若真的罪大恶极，我们再杀了他就是。”老泡出手如风，封住颜中望胸口十余处大穴，小心护住他的心脉。袁三配合得极是默契，手如羽扇经风，已经将那粒佛珠吸在掌心。二人对望一眼，一个压一个提，只听啵的一声轻响，那粒佛珠已然离体，无数黑紫淤血夹着浓液喷了出来。

“是达字辈高僧的法珠。”老泡的手在轻微颤抖，“阿弥陀佛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佛祖慈悲为怀，千万保佑你手下那群高僧莫要难为我们……”

然后就听到门外有声音——

“二先生，二先生，老板吩咐，任谁都不能进去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脚步停在门前，“大哥，三弟，有什么事是小苏能知道的，但我不能？”

老泡做无语问苍天状，咬牙切齿：“谁给他走漏的风声！”但转眼便高声道，“自然不是。快，快进来。”